

視障人士的抗疫日誌

與科技談一場愛恨交煎的戀愛

疫情下，市民的生活模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衣食住行，無一例外。抗疫數月，人們都盼望感染數字早日歸零，生活重回正軌。對於視障人士而言，他們也渴望生活能盡快恢復正常。這段時間，不少人透過網絡在家工作、學習，在食方面，則透過網上外賣平台解決。然而，這些看似正常不過的事，視障人士卻要花更多時間適應，並努力解決各種困難。雖然疫境下，他們也被迫留在家中，但面對困難時，卻遇到善心人雪中送炭，「香港真的有很多善心人。」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中大學生盧勁馳向記者講解用Zoom的經驗：「Zoom的每一個按鈕其實在鍵盤都有相應的按法，例如control C就是開dialogue box，Control V就是關掉voice-over。只要你全部記住，Zoom的八至九成操作都無問題。」疫情期間，學校停課，教學轉到網絡進行，他需要花額外一點時間，練習如何透過鍵盤操作Zoom。這段時間，盧勁馳努力學習「不外出」——儘管這對他而言很難。所以，除了學習使用Zoom外，他還得學習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解決食飯的問題——這是他從未有過的經驗。科技發達，令生活變得便利。不過，對視障人士而言，這些理所當然的「便利」，卻是大挑戰。

使用網上平台帶來挑戰

盧勁馳獨居，疫情下，他盡量留在家中，不到街市買菜，面對食飯問題，確實讓他為難了好一陣子。疫情期間，方便快捷的網上外賣平台深得眾人喜愛，不過，對於視障人士而言，卻是高端玩意，並不是如此容易操作。「這不是我們很多（視障）朋友會做的事。」盧勁馳坦言。別無他選下，他邁出第一步，學習如何透過手機程式買外賣。盧勁馳說，視障人士使用智能電話，一般會用內置語音讀屏功能作輔助。然而，雖然能把手機程式的名字、收到的信息一字一句清晰地讀出來，但限制仍然不少。「雖然它能把手機程式的名字、收到的信息一字一句清晰地讀出來，但限制仍然不少。」「雖然它能把手機程式的名字、收到的信息一字一句清晰地讀出來，但限制仍然不少。」「雖然它能把手機程式的名字、收到的信息一字一句清晰地讀出來，但限制仍然不少。」

科技發展不一定便利所有人，令盧勁馳苦惱的，還有Zoom。他現時於中文大學的研究院就讀文化研究，停課期間，所有課堂透過Zoom進行，這對他來說又是另外一項挑戰。盧勁馳憶述，當得知要用Zoom上堂時，他便馬上研究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它。教學資源不難尋找，學習用鍵盤操作Zoom也得心應手，但當正式使用時，往往「意外頻生」。有的文件無法打開；遇上評估要開一張試卷時，卻無法保證每一種殘疾的學生都能順利做到。同時，由於視障人士操作起來限制多，也令身為tutor的他無法有效率地履行職責。「我要做的程序比正常人多很多，所以在這種着重即時互動的情況下，會做得很慢。」大學何時復課？復課後會否維持網上教學模式？此刻仍是問號，但至少仍會維持一段時間。然而，雖然諸多不便，但盧勁馳仍坦然面對。「聽障人或許比較不喜歡網上教學，視障人士就一半一半吧，我覺得還好。」

失明人比正常人更加清醒

疫情初期，全城口罩荒。憶起這段日子，盧勁馳仍清晰記得當時的憂慮與恐慌。「當時見到很多公公婆婆都去排口罩，我們這些較年輕的視障朋友都有考慮過，要不要也走去通宵排隊買口罩。」然而，有些視障人士本身有病在身，也屬高危一族，深思熟慮後，最終覺得「博唔過」而打退堂鼓。「當時，作為弱勢群體，那種恐慌感是很多（視障）朋友都感受得很切身。」沒有跟在望不到盡頭的人龍試圖買一個希望，盧勁馳轉而尋求朋友協助。後來，專為視障人士及殘疾人士服務的機構紛紛向他們派發口罩等物資。「他們很好，有段時間，知道我們不方便出門，乾脆把口罩送上門給我們。」

口罩荒，令盧勁馳有過切切實實的恐慌感，不過，說到廁紙荒與米荒，他卻嘲笑人們的不理智。「我當時就想，如果無廁紙，能否用報紙代替？」當眾人在超市進行糧食物資搶奪戰時，盧勁馳卻笑言失明人士比正常人士更加清醒。「有時不是不夠用，而是身邊的人都處於一種極恐慌的狀態時，才令你感到焦慮，這些才是真正的傳染病。」

疫情下認清了真正的朋友

70多歲的皮蛋，疫情前，他的生活多姿多彩。一些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機構舉辦活動，常常見到皮蛋的身影。他喜愛電影和話劇，儘管無法看到大銀幕或舞台上演員的一顰一笑，但在口述影像服務的輔助下，他樂在其中。然而，受到疫情影響，所有活動均告取消。他說，疫情過後，最想回到機構參加活動，與久未碰頭的老友敘舊。雖然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中，但疫情令皮蛋擴闊了社交圈子，感受到人間溫暖，「也知道誰是真正的朋友。」

皮蛋不像盧勁馳般年輕力壯，疫情初期面對物資荒，像他們上了年紀的視障人士，只能「佛系」應對。皮蛋頗有先見之明，他憶述，很早期，已預知市面上會出現口罩搶購潮。因此，他便拜託藥房職員為他預留數盒。後來，全城瘋搶，一單難求，藥房職員也無能為力。徬徨之際，一些專門支援視障或其他殘疾人士的機構紛紛向他們伸出援手。「有很多善心人士向機構捐贈物資，機構便會把物資分派給有需要人士，有很多途徑幫助我們。」物資如此緊絀，但仍有不少有心人為他們張羅物資，回想起數月前的日子，皮蛋感慨地說道：「香港真的有很多善心人，願意出錢出力。」

皮蛋憶述，在廁紙荒那段時間，碰巧家中的廁紙也耗盡了，「左撲右摸」也搶不到廁紙。幸得在看展覽時認識的職員主動問他家中物資是否足夠，得知情況後為他排隊購買廁紙，令他十分感動。20多歲那年，命運與皮蛋開了一場殘酷的玩笑，他的雙眼因交通意外失明。此後，由於生活方式改變，身邊相熟的朋友漸漸疏遠他，他形容，當時猶如墮進幽暗深谷。嘗盡人情冷暖，皮蛋特別感激別人的雪中送炭。「疫情期間，認識多了視力健全的人，擴闊了社交圈子，看到什麼人願意幫助自己，知道誰是真正的朋友。」他說。

逆境下的香港人系列

2020庚子年，新冠肺炎肆虐全球，顛覆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，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。這段期間，我們或許努力地向後想，原本的正常生活究竟是如何的？對香港人而言，這段日子肯定也不好過。一方面，疫症的出現，令17年前沙士的慘痛回憶在港人眼前逐格重播；另一方面，它亦影響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富翁窮人無一倖免。然而，除非時間停頓，否則日子還是得過下去。在此系列專題中，記者訪問了不同年齡、背景、香港人，了解他們「疫境」之下的故事。感染數字總有歸零的一天，但疫情重創社會的民生與經濟，帶來眾多「後遺症」。此時此刻，前景仍不明朗，香港人唯有盡力過好每一天。



張啟富（左）與盧勁馳談到疫情期間的生活點滴。



早前市民需排隊購買口罩和防疫用品，視障人士難以參與，幸得服務機構上門派發。資料圖片



早前，位於JCCAC的觸感藝術空間開幕，展出了由視障人士創作的作品。

渴望重回日常生活

退休後的生活十分清閒，過往，皮蛋常常參與不同的機構或團體舉辦的活動，以電影、話劇作為生活的調劑。然而，受疫情影響，場地關閉，活動取消。這段時間，皮蛋只能留在家中，以電台節目及音樂解悶，偶爾看看由支援失明人士的機構送出的凸字書。在家悶久了，便到屋企附近的公園逛一逛，呼吸一下新鮮空氣。

訪問期間，皮蛋向記者展示視障人士如何使用智能電話。在內置讀屏功能的輔助下，只見他的手指靈活而快速地掃動屏幕，沒有任何障礙。皮蛋說，路德會失明者中心有舉辦iPhone使用小組，以往自己也有參加，與其他視障朋友交流使用iPhone的心得。「現在人人都有一部智能電話在身，我們也不能與時代脫節。」不過，這些活動都因為疫情取消了，這幾個月，他也少了與朋友聯絡。皮蛋說，待疫情完結後，他最希望回到機構參加活動，與數月未見面的朋友敘舊。

同樣渴望「出關」的，還有張啟富。疫情期間，張啟富也少了外出。平時，他喜愛到茶樓飲「一盅兩件」，不過，這段時間，身邊的朋友都不敢外出，張啟富索性自己動手，每日到超市購買茶葉回家泡茶。今年71歲的張啟富，說起話上來中氣十足。過往，他一直致力為視障人士、老年人爭取各種權益，他形容，自己會到「禮賓府請下願」、「常常和官員見面」，平時，張啟富的日程表早已被和不同機構及組織的會議填得滿滿的。不過，疫情下，這些都被迫暫停。「這幾個月都暫停了退休保障聯署。」他說。早前，他才代表失明人互聯會籌款。這段時間，他閒了下來，感到有點不自在。他說，待疫情過後，希望目前擱置的計劃能重回軌道，繼續為弱勢群體爭取權益。



視障人士創作的作品歡迎觀眾觸摸感受。

視障人士的娛樂活動多數因疫情而取消，圖為香港盲人輔導會的「盲人電影院」。資料圖片

